

ZHANZHENGDESUAPIAN

郭建英/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在我们的心里，仿佛两种死亡最觉凄绝与哀伤，也最含悲
剧意味。其一是刚跨过鸭绿江便倒下了，其二，在停战前
夕也倒下了。这是战争中最撼人的死亡。让活下来的人永
远痛惜，哀婉。并用一生的时间去怀念，悲情戚戚，叹息
悠悠。至今，活者的生命已经苍老，但记忆还十分鲜活，
只要遇一条浅灰色的路，其路旁的万年青，月季花在晦暝
里顿时幻为散放的背包，军服……而低哀的吁叹似乎也在
夜气里起起伏伏。对抗遗忘仿佛也是一道命令，否则便逸
出了行进的队列，就像一个掉队者，一路迷惘地走，一路
絮絮自责。记忆，似乎是自己存在的依据。

战争的碎片

★ ★



郭建英

董耀（1910—1985）自畫頭畜牛圖

落款參照：董耀向余光

印日期：1982年2月1日

題詞：董耀畫於中國美術學院

中題詞：董耀畫於中國美術學院

战争的碎片



解放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战争的碎片 / 郭建英著. —北京：解放军出版社，2006

ISBN 7-5065-5219-1

I. 战… II. 郭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6）第 088378 号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：100035）

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

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：27

字数：480 千字 印数：5000 册

定价：45.00 元



郭建英 GUO JIANYING

郭建英，1935年生于江苏徐州。14岁入伍，曾在朝鲜征战三载。归国后，被保送大学读书。曾在华东9兵团、24军、河北省军区、北京军区、解放军艺术学院工作。离休前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。我国著名女散文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作品有散文集《长城望不断》、《关山集》，散文诗集《流星雨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荆柯》、《吴起》。

争
战
多
碎
片



郭建英 / 著

HENGDESUPIAN

解放军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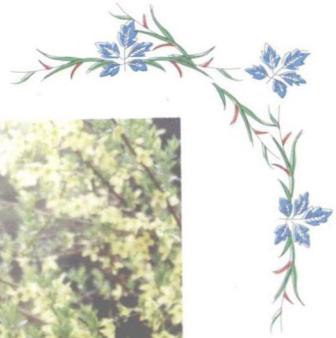
战
争的
碎
片



至今，我仍深情怀念那些
牺牲的战友，我的生命仿佛
还在生死之间舞蹈。

郭建英
2006.8.8





郭建英，女，1935年生于江苏徐州。14岁入伍，曾在朝鲜征战三载。归国后被保送大学读书。曾在华东9兵团、24军、河北省军区、北京军区、解放军艺术学院工作。离休前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。我国著名军旅女散文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作品有散文集《长城望不断》、《关山集》，散文诗集《流星雨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荆柯》、《吴起》。2006年出版新著散文集《战争的碎片》。



郭建英在加拿大



郭建英（右一）在签字大厅前留影



战地演出



1955年军文工团合影



郭建英笔下凄美的抗美援朝战争

兰草

昆仁兄看过《我们的憩园》后说：郭建英“多精彩的文字，浪漫中闪射着钢性的光芒，命运、战争、爱情、渴望、青春，在这处绿荫中遭遇，灵魂在这里暂时歇息，然后各自踏上黑白不同的归程。介绍一下郭建英吧，令人崇敬的老军人。”

我知道，鲍兄的赞赏的是郭建英独特的文字魅力。是这样吗？呵呵。我以为，大千世界中，不乏真正文学圈、散文界的高手。不可能不知道郭建英何许人也吧？

应该说，郭建英是老一代军旅散文作家。她的文字感悟苍茫，力透纸背。才是真正的好哩。可惜啊，现今多少八卦美人的垃圾文字，却成了精英们眼中的“美文”了。让人郁闷啊。

作者郭建英是俺的前辈，是俺仰望的恩师。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，随着军艺的复办，她在徐怀中、王愿坚旗下，与冉淮舟等人一起，为新生的军文艺系呕心沥血，倾尽心智。

1987年，俺还是塞外某野战部队的年轻军官时，有幸参加了北京军区与军艺合办的第一期“北京军区文学创作学习班”。

那时，我们住在门头沟矿区里一个荒凉的可以叫“杨村”的地方。那时，郭建英便为我们主讲“新时期散文”。那时的我们，很单纯、很唯美、很浪漫、也很激情。大家无一例外地一根筋地做着“文学梦”。



那时，我痴迷写诗。胡乱写了许多比后来那谁的三句半式的长短句强多了的新诗。郭建英知道了俺相当地喜欢莱蒙托夫、普希金和惠特曼。便时常开导俺，诗和散文是我们的内心体验。那时，我不知散文为何物？听着郭建英的课，似乎突然找着了感觉。这便是俺寻求“诗化散文”的开端。

她为我们疏通了散文走向心灵深处的道路。摘一段俺 1987 年听她讲课的课堂笔记。

她说：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‘错觉’——散文的地位似乎每次愈下。不仅小说家评论家看低散文，就是散文家也时常处于一种困惑之中。尽管国内图书市场，多有现代作家的散文精品、外国散文及港台作家的散文集出版，但很难给当代散文家以极大的鼓舞，更不要说为他们雪中送炭了。散文不是‘过去的’，便是‘人家的’，惟独没有自己的。散文独守凄凉遭冷落，这是事实。”

较之新时期小说、诗歌创作来说，散文终究还是缓慢和冷落。原因不外有三：

一是散文地位的变化。由文学的“正宗”，变为文学的一枝。受古代文学“文以载道”及解放以来“轻骑兵”的影响，现当代散文依然没有摆脱“宣传图解政治”的阴影。大多散文只注重社会性而忽略艺术美学特质。作家的自我找不到了，散文成了装饰和摆设。

二是与姐妹文学不同步。在当代文学大潮中，诗歌率先吹响了号角，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找题材、手法以至观念上的更新。朦胧诗、后现代诗的崛起，都给诗歌界带来冲击波和积极意义。小说继现实主义复归文坛后，又把笔尖转向意识、心态领域。借鉴拉美作家出现的寻根热，以及后来出现的新写实，都为文坛带来了生气。而散文却显得很扭捏与之不协调。散文固守传统的堕力难以摆脱。

三是缺乏自我超越意识，创作略显平庸。在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家中，根深蒂固受到一种“概念模式”影响，没有看到“吟花弄月，以物言志”，“叙事、造景、点题”，“铺垫、入题、升华”的三段式结构，其实是一种有害的封闭体系。看不到这种模式化、概念化的散文，已经不能准确把握当代人意识、心态

和个性化了。没有意识到意蕴、氛围、情绪、心态、感觉，其实是散文的敏感区。而只在那里没出息地满足于自己狭小的艺术天地。

散文现状的形成，固然有其内在原因，但也并非我们只能顺乎自然、无能为力。

2

她号召我们：首先要超越自我、超越前辈。文化是一种传统，但又是一种负担。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，继承模式又打破模式，建立全新的散文观念，这才是出路。即赋予散文一种深邃的哲学意味和绚丽的美学追求，又能使散文蕴含强烈的主体意识。

离开了作家真诚的心灵感悟，散文只能是虚假和浅薄。

散文不能自恃清高，自我陶醉，自作多情，孤芳自赏。应该有一种生命的庄重感。这种庄重和深沉具有心理学、哲学、文化学、历史学上的意义。说到底，散文是一种表现、寻找自己人格的自在，同时也是人生哲思的撞击，也是地理、人文、民俗、民风、文化的凝聚。当然，这与热情关注国家政治经济变化的时代感并无矛盾。

生活在这个多事之秋，人不可能自在。那么，散文也不可能“闲适”得起来。恬淡、闲适意韵的散文，无助于散文作家探求人生、体验人生的真谛。虚张声势的雅致与张牙舞爪的铺陈，同样不能令我们已经够疲惫的心境得以平衡。离开学识、修养、气度，很难有一种充溢人格力量味道的美文。散文还是要走向十字街头，与广大读者共忧乐，共休戚、共呼吸，努力开辟出一条宽阔的心灵通道。

散文实际上是个人气质与人生体验、文化与生活的积淀。这就必然要向晦涩、向虚伪、向枯燥无味、向洋腔土调、向扭捏做作告别。要使我们的笔墨能有强大的表现力和吸引力，透明、含蓄，耐得咀嚼，就要使散文的社会审美趣味与散文美学特征达到天人之和谐。

放下臭架子，多说点“人话”，也耐一点或许难堪的寂寞，就写咱的散文。



那妙处可悟不可言。悟人生、悟自然、悟生命。悟到那深处，就有了那感觉，到了那感觉，就进入了那禅。

散文就是禅。

是的，是的，俺记住了。散文就是禅。

3

从那时的1987年起，到今天，近20年了。这20年间，郭建英首先是老了。郭建英已经成为70岁的老人了。然而，仍旧写着散文的郭建英，早就在自觉地从传统散文中的陈旧套路中，杀将出来了。她的散文，感悟苍茫，力透纸背，文字凄美，与众不同。

她的散文，回眸历史，是生命与情感的一种形式。作为女性作者，她有些柔气和灵动；作为军人，又有着苍凉与凝重；但作为老者，却又涌动着年轻的情思之美。

我在大旗刚发出郭建英的两篇散文，许多读者对我说：“真没想到，外表柔弱的郭建英，竟有一副军人的铮铮铁骨。”

大鹰说：“文和图真好！看后，很难平静下来。”许扬说：“老哥，来看了，非常喜欢你这个独特的主题。我会响应你，弄一点对应的东西。”

鲍昆仁兄在俺的新贴《我们的憩园》贴下留言说：兰草你真是一个好人、行家。并称郭建英“多精彩的文字，浪漫中闪射着钢性的光芒，命运、战争、爱情、渴望、青春，在这处绿阴中遭遇，灵魂在这里暂时歇息，然后各自踏上黑白不同的归程。介绍一下郭建英吧，令人崇敬。”

4

为她出版这本散文集《战争的碎片》，是我久远的心愿，亦是我的荣幸。也是我对母亲般恩师的一种特殊的报答。

我能为她编辑出版这本书，感情是复杂的。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，为何我的心总是沉沉的……经历过朝鲜战争的郭建英，一辈子中，这可能是她最后



一本书了。尽管,我十分不情愿这么说。

郭建英在北京最美的春天的季节里,把她纵横 50 年来的最凄美的散文文字交给了我。我的心中涌动不尽的春潮,便回应着她昨天的美丽、酸楚、伤感而悲怆的奏鸣曲。

战争与军旅,纵穿了作者的一生。她走入河西走廊,谛听了仍撞击在沙漠里厮杀的回声,也目睹了一片片横卧于黄沙的征战者的白骨。于是,在她的心上,凝结了一个浑黄的情结,留下了一缕散文的魂魄。

她写她在朝鲜的三个春秋。入木三分地写战争、写死亡,写生与死的战争感受。当硝烟散去,动荡的岁月平复,在一片春潮嘹唳里,她似乎突然醒来,才触到遥远的战争的感觉。于是,她拉开了死亡地带的演出的大幕,重新拾起沐血的故事和灼人的战争的碎片,构思了一篇篇人性与战争绞缠着的散文。

她的伤感与惆怅,像薄雾般淡淡地笼罩在她凄美苍劲的文章里,她品味着青年时代朝鲜战场上生死历程与青春的颤栗……

显然,在中国文坛,读解和反思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大手笔,当属于她。我在编辑整合郭建英的《战争的碎片》时,时常泪流满面。从中看到了那种闪耀着战争与人性的光芒、那种铁血军魂的神韵、那种战地醉雪的浪漫、那种感受战争的亲为,无不为她的篇章,编织着一朵朵金星般的光环。

她的散文,打碎了我以往对战争故事的任何读解。虽然我知道,战争在任何时候都不那么轻松和简单,但高歌和呐喊,常常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写作与导演的笨蛋手法。因为,我们以往的感悟,无一不是建立在现有文本、影像以及摆拍之下的图片中。

读她的东西需要一个极静、极安谧的氛围,才能排遣掉我们心中现存的理念。

5

郭建英用这种有关抗美援朝的战争氛围,为我们这些后来者,学习和研究抗美援朝战争,为我们理解那场并不久远的战争,提供了一个个鲜活的场面和



真实可信的证言。

她的感觉客观而准确。朦胧中的爱情，惋惜中的伤感，胜利后的喜悦，其英雄主义精神、爱国主义精神无不感染着我们，并激励着我们。

军旅生活，战场经历，战争体验，给了她最强烈的人生感受，令她不可抑制地要描绘她的感受、见闻、思考和记忆。与沙飞的摄影成就一样，她青春记忆中的文字绝不是什么纯艺术，而是火光与热血交织的政治。

她亲历了残酷的战争。成为士兵、成为一个军人，拿起文艺武器，走上战场进行战争，呼吸着被硝烟烈火污染了的空气，看到负伤者的鲜血和牺牲者的遗体……享受胜利的喜悦，背负失败的沉重……酷热、严寒、暴风雨、大风雪、饥饿、疲劳、祝捷会的豪情、掩埋战友的悲伤……看到了举手投降的敌人，战友也有遭敌军俘去者……

她体验到了死。却漠视死亡。执著认真地对待人生，以人的自觉精神，宗教式地祭奠青春美神，并从精神升华中吸取馨香。战争就是杀戮生命，战争又教会了人们珍爱生命，生命便成为战士崇拜的宗教。从生死场走过来的她，人生价值得到了升华。

郭建英一再细微而悲壮地展示遥远的过去，表明了作者丰富的心灵内涵与沉郁的情感负荷。郭建英人至晚年，依然文思如潮，奇峰迭起，语言瑰丽，为文绚烂，情感深挚，斑斓多姿，灵动鲜活，具有很强的张力。看似平淡细腻的行文中，却力透纸背，刀刻于心，孕含的慷慨悲凉的凄美。

作者用一种难以想像的唯美心态，大方自然地敞开了自我的心灵，对朝鲜战火中的青春回味着，对以往朝鲜战场上峥嵘岁月记述着。她重新感受和审视战争的悲剧，凸显着个中的人性内涵，附丽着辉煌崇高的悲剧之美。

形成了自身苍凉凝重与绚烂多姿的美学风格，融铸了夕阳般殷红瑰丽的凄美特色。

6

最后，我要说，70岁的老军人郭建英，依旧很纯。70岁的老妈妈，心灵

永远是透明的。老人家不止一次让我为她写后记，不知这些文字，是否能让众多看家和老人家满意？

我喜欢她用那双清澈的眼睛，静静地看着我。

我喜欢静静地看着她那双清澈的眼睛。

2006年6月3日北太平庄



霜白雁归唳秋凉

——郭建英散文集《战争的碎片》序

奚学瑶

人 生已入秋凉，霜染白头。归来吧，迢递青春年华——远去的人字
雁行！

青春的飞雁不会复归，苍茫时空中划过不倦追寻的印迹，却会在人的忆念与感悟中悠悠地回来，郭建英在北京最美的季节里，心中涌动不尽的秋潮，人生滋味随着秋之潮声回响着美丽、酸楚、伤感而悲怆的奏鸣曲。以此为序曲，掀开了秋声赋深沉而曼妙的乐章。

在与郭建英仅有的两次短暂的晤谈中，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极为热心极为慈爱的长者，一个胸无城府可以绝对信赖的真挚的朋友，而我品读她的传记小说《荆轲》与其他散文时，却使我为之惊愕。其慷慨悲情、刚毅激昂的气质，很难与她给我的印象划上等号。我不谙她的生平，只知她长期在军旅中生活，还当花季少女时节，便曾经历过朝鲜战争残酷的枪林喋血。想必在后来数十年动荡的人生中，还有种种异于寻常的历练，否则，怎能修炼到这种程度？“静如处子动如英豪”，如此平和的外表，竟蕴藏着这般火热，我该如何理解她？

人生成熟的秋季，一个平庸者往往只图安乐守成，坐享人生果实，而进取者则会将果实摘之取之，并认真地记述风霜雪雹和阳光雨露的变幻历程。一个在豆棚瓜架底下盲目地赞美秋天的麻雀，只是一个凡俗的影者，而大雁在白霜远天发出的清唳，才是天庭中睿远的乐音。郭建英正是以秋天般成熟的眼光，领悟并审视文学与人生：“文学是从人的情感中穿过，从幽幽微微的人性中穿过，而不是从可遗忘，可揉捏的所谓历史中穿过，我才以自己的一脉未被扼杀的灵性重新品尝那段生活灼痛的残酷，并且重新告诫自己，不能忘却。”（《菩